

生活、地域环境与宋桂英剪纸艺术

李翠林 董毅芳

山西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生活在该省黄河两岸的人们是这种古老艺术的重要创造群体之一。黄河流域特殊的地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笔者将柳林县孟门镇的民间剪纸大师宋桂英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剪纸艺术的寓意及内涵。

一、生活状态对宋桂英剪纸艺术的影响

在人类艺术活动的初始阶段,生活与艺术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形影相随。民间剪纸在我国的民俗生活中最为普遍、最为活跃的一种艺术形式,百姓信手拈来、随意而为即有佳构。它以独特的语言反映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走进宋桂英老人的住所,朴素的窑洞窗棂上贴满了红红的窗花,与邻居相比,显得格外有活力。窑洞内,满墙的剪纸更使这个原本昏暗、阴冷的窑洞透亮了许多。窑洞的正面有两个破旧的柜子,用来放锅、碗、瓢、盆,柜后的墙面上贴着三幅整开纸大的剪纸,在长期被烟熏得发黑且斑驳的土坯墙的衬托下显得尤为光洁、鲜亮。在墙的右下角堆放着用来烧水做饭的一大捆干草。除此之外,就剩下一张大土炕、一个小灶。与这些简陋的家具相比,满墙的剪纸作品则显得“富丽堂皇”,充满喜庆之感。随行的当地镇政府官员很无奈地说:“大娘生活很艰苦,至今仍用不起电灯。”我确实发现了一支未燃完的小蜡烛。老人生活简朴,潮湿的被褥上堆放着一摞厚厚的红纸,旁边的陈旧纸箱里放满她的剪纸作品——这就是她居住的环境和生活的全部。

宋桂英老人在艰苦与劳作中渡过了六十九个春秋。她十八岁就从陕北榆林嫁到孟门镇,先后养育了四男两女六个孩子。期间,宋桂英无法忍受当地贫瘠的自然环境,曾带着儿女千里迢迢到晋南一个偏僻的村庄,在交通不发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西北到晋南的迁徙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何等的艰辛和不易。一年后,希望迁徙能给他们带来富裕的幻想破灭了,宋桂英不得不带着孩子们重新回到孟门镇。

为了养家糊口,她的丈夫去小煤矿挖煤,不幸在挖煤时失去了双腿,后又精神失常,没几年就离开了他们。宋桂英为了养活儿女,只好以制作花圈谋生,一干就是二十几年,直到2000年才放下手中的纸扎,重新拿起剪纸这门手艺。2003年,城镇建设需占用老人的部分田地、枣树林,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而言,失去土地就如同失去自己的生活依托,但为了城镇的建设,老人忍痛让出了她家的部分田地、枣树林。尽管政府给予她一定的经济补助,但却无法弥补她失去土地后内心失落感。宋桂英老人在家中借助剪纸来寻求精神安慰。

由于对土地的深深眷恋,老人以剪纸回忆田地中劳作的情景。翻开她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作品所描绘的大多是劳动的场景,有《割草》、《锄草》、《喂鸡》、《忙种》、《秋忙》等,每幅作品内容都与劳动相关,都是老人生活的再现,既形象又真实地表现了老人对自己土地上劳作的渴望和对美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长期生活在黄河沿岸,以土地耕作作为生存方式为宋桂英老人来说,土地上的劳动生活为剪纸内涵的构成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坚实基础。作为民间艺人,生活的无奈使宋桂英不得不去适应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同时她也深受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桂英剪纸的构成深受其生活、生存状态的影响。经历了自然、社会环境磨练的宋桂英老人渴望回到田地中进行耕作,但曾经的劳动场景只有在剪纸中得以体现,是老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劳动最直接的对象就是土地,失去土地后的宋桂英老人必然要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她所熟悉而钟爱的剪纸就成为这种寄托的载体。

从宋桂英老人的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劳动的热爱,也可以看到他们美好的生活愿望。

二、地域环境对宋桂英剪纸艺术的影响

地域环境又称区域环境,是人类文化独特的空间组合,它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孕育而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孟门是大禹治水第一门。据《柳林县志》介绍,孟门镇地处黄河沿岸,位于县城西北二十三公里处,历史悠久。由于307国道的军渡大桥连通了黄河两岸,使得孟门与陕西吴堡县近邻地区的文化得以相融发展。古老文化的哺育,使孟门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殊的地域环境下的宋桂英老人也具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她的剪纸自然也具有独特的形式美。

历史上的孟门是“桑枣之乡”,今天的孟门镇孟门镇的薛家坪仍有一大片的千年桑树林,依然枝繁叶茂。繁密的枣林,鲜红的大枣以及人们收枣的劳动场景成为老人创作的资料来源。如《孟门红枣旅游》就是一幅地域文化蕴涵极为深厚的剪纸,作品长五十四厘米、宽三十厘米。宋桂英老人说:“剪纸中左边是孟门的刘家圪塔,右边是陕北的吴堡县,中间是南山寺,右上角是望涛亭,两边是枣树,中间隔一条黄河,人们乘船观光、旅游。”这幅剪纸将孟门的山、黄河、枣树、庙宇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用生动、形象的剪纸语言表现出来。它告诉我们,这里的人们生活是幸福的、精神是丰富的,在这片古老而独特的土地之上,也可以有和其他地方一样新的、美好的生活。同时,在这幅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历经磨难的宋桂英老人积极的精神状态及健康平和的审美心理。

南山寺是孟门镇的标志,这里是当年大禹治水路经的地方,至今仍存放着相传是大禹治水留下的巨石,这是当地百姓膜拜和信仰的对象。以往,黄河沿岸的百姓经常受到洪水的侵袭,尽管现在不再受到威胁,但祭拜大禹已经成为当地的习俗,在每年一定的时间,人们总会以庙会的形式来朝拜。题为《庙会》的剪纸是宋桂英老人为南山寺庙会所创作的作

品,长七十六厘米、宽二十五厘米。中间的背景是南山寺,南山寺的前面是各种各样赶庙会的人。在当地,朝拜的百姓都是为了企盼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求自己和家人平安顺达、健康幸福。这一现象在其他区域虽然普遍存在,庙会这个词也被普遍应用,但南山寺庙会这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和表现模式的剪纸内容和寓意也只有在这里、在宋桂英老人的作品里能够看到。因为,只有这里,才有大禹留下的巨石,才有面对大禹遗迹那种虔诚、平和。也只有久居当地、饱经磨难的宋桂英老人才能理解、才能满怀深情地去表现这样的场景。

结 语

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来自生活而高于生活。宋桂英老人的剪纸将自然界中的美、生活中的美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在生产劳动感受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而创作的,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当地独特的地域人文环境,也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养料。从她的剪纸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细微观察和独到思考,感受到当地深厚的文化积淀。宋桂英的剪纸艺术是受其自身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以及地域环境的影响,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观念,表现着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正如鲁迅所说的“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而不像纯粹艺术那样,以精神性的审美功能为目的,民间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许多情况下是为生活而艺术。”(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本文为2006年度山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山西民间剪纸寓意研究”项目代码200633022。

(作者单位 太原师范学院美术系、太原科技大学艺术系)

责任编辑 韦平